



眞繫

16

ル 5
3254
16



九 5
3254
16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芳扉纂輯

典故第八冊

楊畏知傳

王驥傳略

陳用賓傳略

周嘉謨傳略

郭宗緒傳

張洪平編錄

滇繫 七之八

典故目錄

昭和十七年
六月二十一日
登錄

哈國興傳

二忠傳

申甫傳

彭而述傳

節剛鳳氏本末紀

節剛明讓帝遜國記略

安南武文淵陳狀

征安南紀略

湯懋裴從征安南記

剛訂白古外紀

滇繫

典故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明史金滄副使楊畏知傳

楊畏知者寶雞人崇禎中厯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陷祿豐廣通諸縣及楚雄府畏知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巡撫吳兆元不能制許為奏請鎮雲南定洲遂西追天波畏知說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洲至畏知語之曰若所急者黔國爾今已西待若定永昌還朝命當

已下予出城以禮見今順逆未分不能爲不義屈也定洲恐失
天波與盟而去分兵陷大理蒙化畏知乘閒清野繕堞徵鄰境
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聞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
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還攻石屏甯州嶲峨皆陷
之復西攻楚雄迄不能下明年孫可望等入雲南定洲還救大
敗遁歸阿迷可望等遂據會城初唐王聞畏知抗賊進授右僉
都御史巡撫雲南以巡撫吳兆元爲總督及可望等至以畏知
同鄉甚重之尋與劉文秀西略畏知拒戰敗投水不死踞而罵
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

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給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
誓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
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
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地西八府免屠戮畏知力也時
永明王已稱號於肇慶而詔令不至前御史臨安任傑議尊可
望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畏知憤甚有所忤輒抵
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得免可望與劉
李同輩一日自尊兩人不爲下聞肇慶有君李錦李成棟等竝
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乃議遣使奉表畏知亦素

以尊主爲言歲己丑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
進可望表請王封爲金堡等所持畏知乃曰可望欲權出劉李
上爾今晉之上公而俾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
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尚
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允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乃就
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易敕書以往武康伯胡執恭者慶
國公陳邦傳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欲自結可望言於邦
傳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傳乃鑄金
章曰秦王之寶璜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亾何

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僞也執恭
亦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
知及執恭獄而遣使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文安侯馬
吉翔請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
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助之且請却所獻白金玉帶會郎國
公高必正等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逼
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宥赦亦止公爵薩張氏竊據一隅罪固
滅等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
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

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必正者李自成妻弟同陷京師者也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

大兵破廣州桂林王走南甯事急遣編修劉蔭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明年二月先遣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赴南甯索沮秦封者起恒鼎和及給事中劉克珍吳霖張載逃殺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遂留為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召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

人以畏知守城功為立祠以祀

師範曰孫可望之入寇招于龍在田李定國之輔明激于孫可望可望性兇暴不異獻忠畏知欲其為桓文謬矣卒至投憤罵賊以死不過自明其心而已乃由榔君臣以漏舟為樂土播滇後幾同傀儡而馬吉翔李國泰跋扈于內李定國劉文秀觀望于外使畏知當此其憤恨未審何似也鄉父老之談兵亂者每以四府與沙定洲同舉定洲極于西四府甚于東畏知以一身歷其間勞瘁萬端終弗克濟益天之所厭人力難挽孟子曰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沙定洲

李定國非我朝之鷓與獺乎

楚雄人既立祠私謚文烈劉孝廉聯聲弔以詩曰神州淪陷
已多年孤掌思撐半壁天事縱無成心已盡長將血淚感啼
鴟反覆成吟切中情事或疑以文陸似是而寔非使啓明橋
之衄硜硜自殉不過匹夫之節耳孫可望親以鄉賢重以信誓
卒借之剪除沙逆若不渝盟猶思邀幸于萬一至反噬之禍
公料之熟矣身存一日卽竭一日之力死生成敗俱非所計
昔吾鄉一儒醫照古方以草烏酒愈病飲人必先自飲製偶
失法醫竟先斃楊公之事適類此

明兵部尚書靖遠伯傳略

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中進士兵部尚書麓川思任發爲逆
時黔國沐昂條上攻取策征兵十二萬中官王振喜功名以驥
可屬思大舉驥亦願自効正統六年正月拜蔣貴平蠻將軍李
安劉聚爲輔而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十五萬討之賜驥
貴緋衣朱弓矢請得以便宜行事馳傳至雲南部署諸將遣參
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大軍由中路趨騰衝分道夾擊冬十一
月與貴二萬人趨上江圍其寨五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柵拔
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閏月至

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將宮聚
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
鞍山踰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
遣前軍覘賊敗其伏兵賊從間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
軍無動令方瑛以六千人突賊寨斬首數百復誘敗其象陣會
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烏木弄夏邦諸
寨遣別將守西峩渡防賊軼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
其七門縱火風大作賊焚死并溺江死者無算思任發攜二子
去孟養獲其符印又所掠騰衝諸衛所印信三十有奇犁其巢

穴留兵守之而還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賜宴奉天
門封靖遠伯貴進侯劉聚等遷賞有差思任發之竄入緬甸也
其子思機法復帥餘眾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
振不可八月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
未至而思機法遣弟招賽入貢緬甸亦奏獲思任發要麓川地
朝廷不納其貢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八年五月復命蔣
貴爲平蠻將軍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餉五十萬人驥初墩緬
甸送思任發緬人陽聽命持兩端是年冬天兵逼緬甸緬人以
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知緬人資木邦

水利爲唇齒且慮思機法將以獻其父愈仇之故終不肯獻思
任發驥乃趨者藍破思機法巢得其妻子部落而思機法獨脫
去明年召還當是時緬人以思任發來獻而思機法竊駐孟養
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振意終未慊要思機法躬
入朝謝罪沐斌帥師至金沙江招之不至諭孟養執之以獻亦
不聽命振怒欲盡滅其種類十三年春復命驥總督軍務宮聚
爲平蠻將軍帥師十五萬人往明年造舟浮金沙江蠻人柵西
岸拒守官軍聯舟爲浮橋以濟拔其柵進破鬼哭山連下十餘
寨思機法終脫去不可得是時官軍踰子孟養至孟郵海地在金

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自古兵力所不至諸蠻見大軍皆震怖而
大軍遠涉糧餉不繼亟謀引還時思機法雖遁而其弟子思祿
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以思祿立石表誓曰石爛
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

明雲南巡撫陳用賓傳略

陳用賓晉江人進士巡撫雲南二十三年設八關於騰衝設立
蠻哈龍把守備撥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緬初以猛卯
酋多俺爲嚮導寇東路至是遣木邦罕欽擒多俺殺之遂築堡
於猛卯名曰平麓城開二十二屯田是年緬帥思仁寇蠻莫敗

之斬其帥內測自是緬勢頓衰稀入寇由用賓之謀也用賓有
雄略以功名自負言全滇之禍皆自開採啟之所上請罷開採
寶井疏言甚剴切又爲還定六慰後說其言不無振矜然皆邊
境規畫之大者故錄之其說曰天下之事有其機甚微而其實
至要者握其機而圖之故力不勞而功易舉否則難成夫六慰
者乃國家西南之極際者也其時騰永之外藩輪廣八九千里
上古無論自漢唐宋以後咸不能有之我朝威德無往不被乃
編置爲六宣慰曰木邦曰緬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
一宣撫曰猛密咸爲之正疆界明爵級二百年來酋長安其位

彝民安其生奈何莽瑞體鳴狐持挺於洞吳建標立赤計滅得
楞之兄弟東破老撾之攬掌攻打景邁服車里孟艮囚孟養之
思箇陷木邦之罕拔計服猛密號召三宣雄長海上三宣之外
尺地咸爲竊據若茲醜也將度幕輕齎出塞數千里與問罪之
師乎將傳檄掉三寸舌解紛救鬪乎是入萬仞淵取驪龍領下
之珠也向使伏穴守巢戢翼斂喙亦聽其遊魂假息焉耳詎羣
醜相訐仗緬聲援憑緬藉資者指不勝屈萬曆九年以來滇民
服甲枕戈行齋居送如孟養孟拱景邁雍會猛乃夕波落著及
雍罕允墨等賊爲莽奔走或犯蠻莫擾三宣歲無虛日故欲懷

慨一當賊以埽穴而犁庭然不毛非用武之地絕域無遠討之
理欲慎重於茲厯厯論國威信撫之則若輩喜人怒獸也難養
易壞朝撫暮叛徒示弱也察其勢而權低昂計惟遠攻遠攻又
必以彝攻彝非暹羅無以得志者因遣一介之使持盈尺之檄
檄之暹羅象以頤指大舉兵加之而緬醜遂大狼狽故以勢合
者勢敗則分緬兼六慰兼之勢也非拊之德也昔緣烏合今必
瓜分撫諭招來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乃會按鎮差官將命分道
竝進因勢利導賞諭之六慰傳檄而定故罕欽首先貢象景邁
遣使求通孟養孟拱先質繼貢車里老撾叩關貢象而稽顙夕

波猛乃雍會落著等醜偕數十萬叛緬之衆咸繫頸而來歸將
命者因地順勢置之以安反側之心亦無徙戎之患夫以數十
年已失之物一旦完璧歸之故府以數十萬衆百萬糗糧取之
而不克今得之於伐謀不遺餘力此非低昂輕重因勢決機之
明效大驗哉今而後狼烟紅息塞草綠抽雖滇人厚幸實朝廷
威靈遠鬯也語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諒夫蒲苴子之巧
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霄之際決機審哉顧決機
者我也連雙鶴則在繳矣其自喜如此觀其初至所布設於騰
衝以靖邊者何其智也顧用賓在滇久三十五年鳳阿克之亂

省城被圍躡頸不敢出巡按鄧漢作武定變以譏刺之旋亦被
滇滇人但傳猛廷瑞見枉而不知其當阿克圍城舉動可笑也
靡不有初解克有終吾於用賓不能無惜焉用賓閩人間俗多
海商習其俗其勾暹羅攻緬實募其鄉人黃襲說之而暹羅果
舉兵攻緬緬自是爲所弱至永明奔緬緬自顧國弱恐惹兵端
故殺其所從而還之不敢內犯者百餘年今緬酋外苦於暹羅
從阿瓦城於江內而求內附然其喜人怒獸不可常故附記用
賓此謀以視張機之從三江下流問罪於緬猶爲未得勝算也
黃襲何如人其誘暹羅用何說此人有大功於中國焉惜時無

有傳之者

明雲南巡撫周嘉謨傳略

周嘉謨景陵進士撫雲南繼陳用賓之後時隴川多安民叛入
緬嘉謨與總鎮沐睿議討之僉謂非十萬師不可嘉謨曰師聞
拙速得卒二萬餉三萬可竣役已而果然自師出後甲午至甲
辰旬日卽告捷隴川平而學使馮時可頌之其道出師始末略
具其文曰隴川多氏故我屬藩日者以四方甯謐遠人來賓朝
廷以甌脫地封爵樹焉曰庶其我藩而禦彼不庭耶迺安民懷
匪茹叛投緬當事者務包荒乎使復竟陽應陰背信信如故踰

年中丞周公至曰彼豎故我所卵翼若革其豕心可貫也復招之不悔禍據蠻灣侵遮東與蠻育又糾邦杭蠻曠等番相畔渙前守將稍一創遂逞螳臂抗我顏行爲大邦讐矣公曰彼不恭若是可再馴耶會直指鄧公力主討請於朝假便宜公集衆議僉謂蠻甚張非十萬不克公曰師多則心不一力且分矧集須曠日酋得爲計益引敵不如用寡而速決計卒二萬餉三萬完茲役矣酋所恃窟萬山巔上刺天下臨淵與蠻莫迤西木邦猛密相錯如織可與陰陽而延喘息以待緬瓦卽使我師幸勝不習其蹊竇窟穴不難乘瑕隙復魚皞故終持不下公旣決策先

遣卒據其阨塞而以大眾直擣其前賊方覺我師已與共險要而資其未斂輜畜矣百道進攻勝氣百倍猶嚙暗固守待援及我師再敗其與國相蚓結者彼遂奪氣不能陣我師爭先登門焉連破七柵諸賊請縛不暇元凶遂授首將士傳公公曰我所罪者安民一人勿窮芟刈師與十月甲午越十一月甲辰告捷餉三萬費不十三四滇人若不知有兵吁偉哉人臣任封疆務奠安鞏固耳何求灼然功有功則以後且必有受其傷者故得已不必有功不得已斯不能辭功得已而功其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則功始爲福往時彝酋無豐或信將吏言激之使豐不

滙纂
二六
憚盡力草薶禽獮之然往往勝不贖敗而得不償失公曰彝夏
殊覆載均耳我非仇隴彼求解而解之彼干刑而刑之我以君
喜怒以民喜怒不以我喜怒也故得已而不功公始事之仁也
不得已而有功公成事之義也一時將士奉公德意不恃額額
洗洗無爭首功以妄誅鋤遠邇內外莫不怡懌蓋余觀於公恢
恢斤斤舉巨覈細儼然宏大君子也勇爲善而恥爲名勇爲肩
而恥爲倚盟心暗室披肝大廷斟酌元氣參伍於忠厚正直而
無偏勝無隱伏故茲舉也以王道行王師本以嚴翼整暇濟以
神奇捷速非當世僥倖以圖成者于飲至日直指公首唱凱歌

文武僚佐以下和者若而人曰凱者豈也樂也戾氣消善氣集
其樂何如時可至也僕未及與盛典敬爲頌以志其盛頌曰於
昭我明式廓版圖九服六齒聲教遐敷惟彼滇孽宅彼坤隅唐
李以旋負固久逋有明者武拔如摧枯緬瓦我臣三宣我奴藩
籬屏障莫敢毒痛維解綱弛瓦變爲龜隴人邇頑亦復凶趨守
將誰何遽張乃弧戢我邊卒侵我外郭公來鎮撫克壯其猷曰
此狂豎文德可柔開以三面彼曾不籌鴟張虎視角弓弗觶公
曰師哉其罪已尤爲豕弗除爲豺孰收虎符甫發龍劍耀眸爰
整其旅爰峙其餼我旗我旄長戟首矛據彼嶮峻扼彼咽喉大

袒高曠窟穴用揆鈎援臨衝如岳如雲太白明明攬槍息氛七
柵旣破三孽如焚凶渠授首潤原膏壤剪其根株餘草弗耘乃
裂其土乃渙其羣惟彼暗昧昭然始听疎爲冷風清爲涼雲狂
焰熄滅善氣氤氳日月高懸天澤剖分山平水靜其流沄沄一
方若孟孰敢紛紜武服旣共露布以聞天子曰吁肇敏戎功惟
我有臣爲國股肱旣敬旣戒以修我戎不損五校就緒三農內
阜我財外固我墉用錫爾祉圭瓚彤弓策勳飲至凱樂融融蠻
氛旣解簪裾雍容戲稍舞劍角觥呈工分甘投醪湛湛露濃漢
法戎索比耦相從睢盱貌易伊嗚譚重震赫鬼區濯滌神叢銅

柱金城千秋崇崇觀於此言得已而功功或爲禍不得已而功
功始爲福此禦邊之要道也鄧公新城鄧漢也隴川旣平其地
無主衆議立多安民之弟多安靖其年尚幼於是金騰道揭稱
三宣全滇藩籬隴川多安民背漢投緬天討殲之遠邇稱慶計
三宣輔車相依難缺署理隴川廬舍已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
稚弱之童署司不可不亟爲之計衍忠父思化蠻莫土同知也
思線乃蠻棍長官原議與衍忠共官蠻莫乃恃緬而奪之致衍
忠寄食干崖脫我藩籬必難拘束又當預爲審處猛卯屯田孤
懸天外有警誰援又不可不亟爲籌營兵與土司雜處自相凌

輓屯田皆土司故業每每修隙安民之逃謂無所激不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行之禍亂此綢繆急務請聚眾議時土舍首領姜宗孔舍目多安邊請給賞多安靖冠帶送回隴川使逃散來歸地方可實于崖宣撫刀定邊以安靖年幼勢孤難支請將印務暫委多思譚署保禦外侮招復外彝遮放土官多思譚稱自始祖多歪悶起至今多安邦背叛已蒙剿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嘉謨乃行撫彝同知周九齡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策共議以繼立之法以長以幼侯王猶然何論酋彝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目官屬猶戴安靖靖之次兄多安

邦業已投緬卽爲叛賊思譚逐隊疆場非有奇功論長則宗系難辦以功則不足受上賞此時而立多安靖夫復何疑苾市長官司放廷臣年比安靖更少其叔放應職撫之廷臣止寄空名思譚能爲應職安靖亦可爲廷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司而令思譚協理限以十年退歸解來宣撫司印暫貯騰越州庫思譚彝眾地狹准於隴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其地逼鄰邦杭邦杭仍歸安靖思譚不得私侵衍忠安於蠻灑臥薪嘗膽恢復蠻莫有日然取蠻莫易守蠻莫難衍忠力足自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蠻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田一旦俾與

衍忠似前人創而我弗能守然屯亦終難久存何也孤懸瘴毒
病亾枕籍以四五千帑金而博四五千餉米豈是勝算如擇可
立營基者安插衍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量輸差發平麓
驛丞督屯收租杉木籠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劄此
地外控隴川內護騰越會布政劉之龍按察司方萬山副使黃
琮王之機會事梁時聘亦同斯議且以諸彝非樂於投緬逆我
顏行也緬方耿耿虎視各酋首鼠兩頭守備哨禦等官或起邪
謀或幸多故腴削而挑激之殆若爲緬驅也者而邊圉因而告
急矣竊意布恩信以鼓其心計拯援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

怒戒誅求以防其去屯田誠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
變通兵戍旣議易置必擇其阨塞而閒暇嚴爲修飭嘉謨旣集
羣議乃與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鄧漢共奏稱隴川與干南二宣
撫並峙爲三作我騰永藩籬宣撫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
固已上干天討身膏斧鑕西南半壁稱蕩平矣廣詢輿情人心
固已屬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滅
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
議立此事勢昭然可見者乃今天厭元兇一朝授首固安靖圖
存之日而隴彝更生之會也况與滅繼絕王政所先兄終弟及

倫序昭然且其顧戀生前之恩絕無從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滅親遵令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錄舉其父祖之故地而畀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萬萬無足疑者第其年幼勢孤是以僉謀有多思譚協立之議思譚耆亦安民族屬也世爲隴川土同知住居遮放兵方頗強人心附焉請以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思譚仍以宣撫同知爲之協理名分旣正夷情亦安思譚部落頗衆土地稍狹而江外閒田頗稱遼闊量以給思譚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庫聽候明旨頒給安靖掌管至於衍忠寓居蠻莫有年蓋爲思線占

據蠻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旣不足以支思線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權安插於猛卯地外屯營之所庶幾有濟騰營兵分防隴川其來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且彝兵溷雜不能一無騷動前轍可鑒杉木籠地旣險隘且鮮瘴癘則移營於茲分班戍守內可固騰之藩籬外可爲隴川之策應且足杜騷擾而協彝情亦計之得者而屯田一議又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經略之苦心亦俟從容議之可也雖然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彝僻在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衆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其距會城二三千

滇東
臣等雖有控制之權而鞭長不及馬腹卽道臣遠駐永昌轄地頗遙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彝之心而參將守備衙門則譬之郡守縣令也若能嚴我戎兵示以不可犯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之苦悉爲禁絕而諸彝有不懾威懷德永堅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叛逃開此大釁煩我師旅謂非守備魯仲禮一人激之乎此其人死有餘辜可爲後來殷鑒方今新任將領偏裨俱經選擇而使一時頗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告戒之也若不立爲激勸之法久之又復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甯日矣請比照九邊防秋大閱事

例嚴其黜陟庶人心愈加奮勵而邊釁不萌地方其永賴矣疏上從之由是立多安靖安置衍忠於猛卯責令開屯田邊境以甯焉

明行人張洪平緬錄

永樂四年閏七月十二日命持節入緬諭那羅塔卽日就道九月至金齒整點護敕官軍從行者舉家痛哭謂去必死洪示以閒暇不急於行哭送者不知其期稍解乃疾啟門馳出抵諸葛營而止哭者不得相送行者免於趨事時內官雲仙在麓川病遣軍迎於道見者皆泣及至麓川雲仙要洪入臭穢不可坐以

軍士營居無廁且天氣鬱蒸故也行次貢章卽緬之江頭城緬
既併孟養地復遣陶孟東如聚兵於此以防中國之救洪佯爲
不知遣人斥曰我使日本其王來迎舟楫徧海爾曾不滿二三
萬人來接是輕我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吾不汝尤旣入舟召
通事詢緬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對曰緬酋甚倨聞朝使來則
荆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臣入城閉其從人於外使之徒行延登
草樓緬人則南面與之語率以爲常前使者姑容之且其風土
甚惡至之夕病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十無一還
公宜處之洪入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北面之樓且告以中

國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則筆之且告緬民避路乃選
敢死士二十外佩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叱緬人闔門不
聽遂筆之排其門而入至宣慰庭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
鼻勾縮請使臣下馬卽令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奉敕
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
殺鄰近土司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旣退緬
人殺牲以供具悉麾出令命易生牢來舊聞夷緬間有木曰金
剛纂狀如棕欄而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
必死繼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宰埽除營內無容穢

惡於營外百步許爲厠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厠三日軍無病
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病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之校
以洪觀之瘴癘雖有亦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
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常蓄淫
婦誘我士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
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若生還今以人瘴而斃妻必他適父
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瘧洪以平胃加柴胡治
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觀音保歿
於彼命從者收骨殮隨身行李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

神明使事畢還至騰衝旣脫瘴癘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饋牛酒
悉以享土死者亦與祭振旅入金齒歡聲動地人得生全皆以
爲異事云

明雲南參政郭緒傳略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進士由戶部主事遷雲南參政初猛
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宣慰司地旣而猛密思揲復於界
外侵木邦地二十七所屢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思祿兵
脅之思揲始還所侵地然多殺孟養兵思祿讐之發兵越金沙
江奪木邦故割地十有三所兩酋構怨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

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抵金齒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舍遣官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緒語故戒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其地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行繩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迎緒乘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蹉躓又數日至猛賴去金沙汀僅二舍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槩勁弩環之數重從行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既得檄見臂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勅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敘其勞次白其寃狀然後責其叛諸酋聞咸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詰先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聞報馳至則已歸地納款矣時宏治十四年五月也緒後致仕歸

國朝陝西提督哈國興傳略

哈國興直隸任邱人乾隆甲戌科武進士由侍衛來滇歷任東川營參將國興世代將家行兵有紀律常以先禮後兵之策行於邊夷故所至外夷輒與議話而無識者往往搆之三十二年普洱事稍定大學士楊應琚辦理代緬事宜始由誤用趙宏榜

以致敵繼則納木邦蠻莫之降冀削其黨羽爲可不煩大兵可
以集事及趙宏榜師敗新街匿不以聞用永北鎮朱崙爲總統
以龔士模陳元震參贊其事國興至鐵壁軍營甫出關相度營
盤而緬師已大至時十一月十八日緬驅兵數萬衆來迎國興
率東昭兵九百人乘高據柵戒兵卒無動俟賊近柵開鎗所發
無不斃者自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凡相持四晝夜提督李時升
由黑山門帶兵七百名益之時緬賊詐降別遣賊從萬仞關入
於是撤兵入關緬亦知我軍中有哈將軍矣三十二年正月初
三日緬賊蔓衍入猛卯李時升命國興帶兵進攻據猛卯城賊

反攻甚急國興親督戰鎗傷右腮穿落門牙十一至十三日四
路兵集緬始遁調回州養病五月總督明瑞以將軍駐永昌九
月出師國興從戰於蠻結大破之後以深入無繼明瑞陣亡三
十四年大舉時國興已由總兵擢貴州提督經略公傅恆至永
籌進勦事宜用水師國興贊成之於銅壁關野牛壩造船船成
於七月進兵隨經略由孟拱孟養南豐猛列猛壩耀兵而還師
次老官屯水兵不能進賊水陸防禦甚堅我軍從外來者多病
惟將軍阿桂所將龍陵一路萬餘人新從虎踞關出赴官屯軍
威頗壯會用地道攻之又築臺發大砲擊之緬頗懼時官屯緬

日謝已萬為將遣其目得魯蘊立柵上遞緬文懇請解兵越日得魯蘊出見國興國興亦入柵見之曉以利害與謝已萬等議三事一不許侵擾邊界一還我被留之人一十年一貢時經略病甚將軍阿桂集從征大臣議進止皆親畫押撤兵遂班師時十一月某日也三十五年緬送人之議背約總督彰寶差都司蘇爾相出關為緬日諾爾塔拘留彰寶以國興在老官屯面議不實劾奏又官屯畫押國興曾代常青押查問青亦以實奏國興與至京即召見陳奏削宮保銜降貴州古州鎮尋調雲南臨元鎮騰越出防與焉三十八年緬目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

遣孟矣等入關議話時金川需大將奉命赴川國興在邊六月盛瘴時不能待因赴金川擢陝西提督為參贊卒於軍

明史二忠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長師黃潛學古文遂以文章名世嘗游元都陳時務七八千言宰相格不以聞危素張起巖輩先後論薦之不報乃南歸益著書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為中書分省掾史征江西禕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賜而遣之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禕及許元王天錫召寘館中旋授江南儒

學提舉司校理父憂歸服闋除禮部侍郎兼引進使尋掌起居注
已命同知南康府事賜金帶寵之居官有惠政太祖將卽大位
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爲漳州府通判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
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
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
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禕與濂爲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每召對必賜坐久則
賜食坐失朝降編修出使吐蕃未至召還五年正月太祖旣平
蜀議招諭雲南會北平送雲南使者蘇成至乃元梁王把而剌

瓦爾密遣往漠北者卽命禕齎詔偕往至則諭王以禍福王未
決而元嗣君遣使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匿禕民
間脫脫謂讓王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旣
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燭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且我與
汝皆使也豈爲汝屈脫脫益詈王或曰兩國交兵使在其間不
從則遣之且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聖義
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夕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梁王遣使致祭具棺衾斂之
八年九月太祖議再遣使招諭梁王召湖廣行省參政吳雲語

滇繫
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我作陸
賈乎雲頓首請行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使滇北爲大
軍所獲送京師太祖釋之令與雲偕行既入境鐵知院等謀曰
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結梁王
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
寺殯之雲宜興人元翰林待制仕太祖厯官刑部尚書與禮部
尚書陶凱並出爲湖廣參政雲南平雲子徽上雲事於朝詔馳
傳返葬以徽爲國子生建文中禕子紳訟禕事詔贈翰林學士
諡文節正統中改諡忠文成化中命建祠雲南春秋奉祀宏治

中贈雲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禕並祠改祠額曰二忠紳字仲縉
禕死時年十三鞠於兄綬事母兄盡孝友長博學受業宋濂濂
器之曰吾友不亾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求
父遺骸不獲卽死所致祭述滇南慟哭記以歸建文帝時用薦
召爲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與
方孝孺友善卒官子稔字叔豐幼師孝孺孝孺被難與其友鄭
珣輩潛收遺骸禍幾不測自是絕意仕進初紳痛父亾食不兼
味稔守之不變居喪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卒門人私諡曰孝莊
先生子汶字允達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居三年謝

病歸讀書齊山下宏治初言者交薦與檢討陳獻章同召未抵京卒

汪琬明京營副總兵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繫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啟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閒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

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遂別去不知所之啓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 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

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既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亾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我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

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常熟錢尚書受之嘗評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歐烏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汪琬 國朝雲南左布政使彭而述傳

公諱而述字子篋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下自號禹峰卓犖有

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塞取封侯印如前世威甯靖遠兩王公所爲如不遇則閉戶著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爲舉子時值張獻忠據穀城謀率其所部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詞獻忠公策單騎以馬箠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旣得見備述順逆以懼動之賊爲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閒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軍薄之則獻忠直釜魚几肉爾執事豈有意

乎文燦鄂不應有閒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爲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吾子奈何爲是言公曰不然古者將軍得專閫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名裂貽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原大亂公聞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英王率師抵湖廣廉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以湖南旣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甫至

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僞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州城十餘日公夜開西門營於南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礮矢及公馬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孰能爲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觴之使率百騎爲前鋒橫衝友龍陣陣動公自以衆繼之賊且潰走而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公偵知之乃拔其衆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益公公遂與賊相持紫陽河上歲餘公故所屬永州陷於賊巡按御史劾公

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爲非公之辜咸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時洪文襄公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命公赴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須頽儀觀甚偉警欬若洪鐘善飲酒酒酣爲人稱說古今以來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爲諸王公所重旣受軍前之命單舸詣文襄公幕府綉褶腰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守方略以獻於是文襄公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

政事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獐賊莫扶豹聚眾劫永甯無虛日兩江皆震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若以土兵攻賊乃用始龍故土司覃法歐爲鄉導而檄永甯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乙分道以進扶豹竄走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武甯之麻岡公乃撰論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擒者四山路險隘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阪如飛蒙首轉落縣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閒卽蜥蜴蝮猴讓其猿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溝不可蹤蹟

難破三也然自西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卽挺而走險其何能爲可擒一也我師旣據賊巢賊裹糧西竄屈指食盡草根木皮何以持久可擒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設險嚴兵控扼卽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擒三也賊計窮力敝惟恃一走爲長策我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撤可擒四也操此四可擒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旦暮耳已而扶豹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曰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爲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婚媾今

滇繫
四府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彊而
令安藩復以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
馘安藩然後西南可無患矣聞者皆不之省其後誅坤竟如公
策進廣西右布政使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
年所見行閒諸貴人多出其後輩而已獨俛首錢穀頗鬱鬱自
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
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且請於王曰某效
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勉慰留之而會有
詔召公改調公遂行渝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

性落落難合而顧好獎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爲繁文曲謹
所學尤長於史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
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有文集六十九
卷讀史諸篇二十卷明史斷略四卷滇黔游集四卷續游集二
卷子六人始起始騫始奮始超始搏始凱先是始起年十四五卽
以驍勇知名公之罷陽曲而歸也始起騎從公道出太行之麓
數遇土賊公與始起數擊敗之賊無敢撓其鋒者且忌且憤共
走山顛雜投矢石俛擊公父子欲殺之公父子從容下牽騎伏
身峭壁間徒步而前矢石莫能傷遂父子俱得免其後始起舉

武進士始騫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史氏曰予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愍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召諸進士試騎射公貌故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諸進士莫能逮者愍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亾遂上章辭免公蓋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師範曰宛洛間多產將相材使而述當漢世祖時蓋亦耿弇鄧禹之儔也抑或鷓鴣起遼瀋之墟羽翼 興王其功烈霄出

范文程蔡士英下哉在滇日雖落落無表見然吳藩卒用其策以平水西倘少自貶損督撫何難坐致乃俯首錢穀逐隊浮沈顧其胸中之所藏必有以戢逆之志制逆之命者甫出滇而頓殞于板橋豈有使之者歟嗚呼悲矣

武定土司鳳氏本末紀

鳳氏祿勸之易龍里人也本東爨之裔世爲烏蠻居幸邱山中當宋孝宗淳熙間有阿而者能服其衆時段氏主滇乃舉阿而爲羅武部長卽三十七部之一也羅武本爲羅婺寨在今幸邱山阿而死其子矣襪襲前部長雄冠三十七部漸強矣矣襪死

子普解襲普解死子矣根襲矣根死子矣格襲宋純祐十二年
元世祖以太弟統兵征雲南段氏矣格首先歸附授羅婺萬戶
府將仁德子矢二部統入本部名爲北路陞矣格爲北路土官
總管則兼制今尋甸武定二郡地也矣格死子郡則襲郡則一
名虧則中統中將仁德子矢各立路府爲羅武路以郡則爲羅
武路土官總管郡則死子安邦襲安邦一名阿已至元七年改
羅武路爲武定路以安邦爲武定路軍民府土官總管安邦死
子安慈襲自阿而至安慈傳土已七世安慈字惠山綽有武略
以功授武德將軍賜龍虎符金牌兼管雲南行中書省參政至

正二十四年卒子弄積嗣弄積一名三保奴以功陞兼管八百
司元帥加陞亞中大夫自世祖末年征八百大甸不能服喪師
者屢矣而定之者由弄積至是鳳氏且兼制全滇勢愈大然安
慈弄積兩世俱能官崇祀名宦與賽典赤輩爭輝孰謂土司無
人哉弄積死子海積尚幼其妻商勝繼之洪武十四年大兵征
雲南差張鎮撫招諭十五年正月商勝即將金牌印信繳於千
戶徐某自運米千石開通道路至金馬山接濟大軍乃回本府
招諭人民十六年遣阿額黑次曲里使迷詣寺等貢馬二十四
匹七月商勝親身入覲行至納溪上頒印信金帶已至矣領受

訖赴都謝卽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錫之世襲誥命差官馬景先伴回十七年到任二十六年請告令子海積替職建文二年死商勝雖蠻獍而識天命所在首先歸附又善於撫蠻質直寬卹夷民安之地方甯謐可不謂賢乎商勝未死時海積已替職矣時成祖繼統仍稱洪武三十五年其年十二月海積貢馬帶把事矣兜等進覲永樂元年死於會同館二年以其妻薩周襲土知府三年貢馬入覲十一年死商智者海積子弄交之妻也弄交前死黔國奏請以商智襲帝曰黔國公說商智應襲着他做土官知府十八年貢馬入覲二十一年差把事

沙仕賢貢馬沿孫英改姓鳳氏從征屢有功賜盡心報國金帶一具六年卒英之在官也正已愛民勤幹政務四禮正家一經教子開闢田野教民稼穡歷練武勇弓馬嫻習當道交薦故所至有功又知人善任麾下樂爲用命旣以功高中涓厠養皆被爵寵其自梁王山歸也偕賓佐泛舟掌鳩河勒功石壁嘗出五百金築石城三百餘雉周護獅山晁副使必登左遷郡司馬英時拉之遊獅山因爲之記稱大參鳳公英世爲此山功德主則讓帝潛踪鳳氏固累世不忘矣郡志載正德丙寅土府鳳英賄交太監劉瑾陞以雲南布政司左參政仍管府事擁衆入省欲

海繫
於布政司堂上任使司不許英於儀門上任卽返時元謀尉談
章署縣事揭英諸不法於撫按具奏奉旨勘問按崖刻世系脚
色俱載英晉參政在宏治壬戌正朝政清明之時不容有此濫
授造此說者惡其後人之叛逆而波及之也英旣沒其子朝明
繼襲朝明字景昭一云字子昭土名矣祿早補滇庠諸生十五
年征廣西府十八寨以功賜寶鈔表裏先以被劾革職陰遣劉
宣董溥載金寶賄錢甯求復官錢甯者故廝養結鎮守太監錢
能甚用事冒官參將爲朝明脇鎮撫題襲會巡按唐龍至巡撫
首爲言龍不可駁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者曰鳳氏持萬金伺半

歲矣龍正色曰卽萬金一芥耳斯言何爲其人慚而去朝明復
求甯甯令宣溥詐冒滇人保舉得內批襲知府部檄下按察使
沈仁輔持之龍執奏鳳氏及朝明罪不當襲郎中蘇天秀如龍
議覆奏得旨朝明仍降土舍然其管土府如故也至是以功請
封未及報死子鳳昭襲昭土名矣折字承恩而鳳氏亦漸衰是
時昭奉母瞿氏主府其妻索林佐之昭叔朝文潛蓄異謀嘉靖
七年尋甸土酋安銓反都御史傅習討之敗績已而歐陽重代
習今朝文屯守祿勸之厥江朝文素與安銓通銓妻本鳳氏也
明年春朝文遂自厥江擁兵畔還攻祿勸武定陷之殺同知袁

俸知州秦健等十三人時瞿氏母子俱奔省城朝文遂與銓連
兵二萬屯於省城西北門外焚軍民房屋雲南大震諸大吏縮
項城內無能畫一計唯倉皇報聞而已詔以右都御史伍文定
爲兵部尚書提督雲貴川湖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之初沐
氏世鎮雲南恩威著於蠻徼每下片紙諸番部必具威儀出郭
跪迎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每大
征伐輒以征南將軍印授之沐氏未嘗不在行間數傳而西平
裔孫當襲侯守臣爭之謂滇人知有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也孝
宗以爲然許之自是遂以公箭佩印爲故事諸土司之進止子

奪歸其掌握土人盡歸之故有蠢動輒易制承平日久文網周
密臨之以中官牽之以撫按有事必與三司會議動多掣肘土
官承襲積至二三十年不得職自是鎮臣之權分而土官慢令
玩法無所忌憚矣朝文因是且給其衆謂瞿氏母子已被戮朝
廷且進勦武定蠻衆信之諸失職者雲集響應盡從朝文時官
軍遣二人入朝文軍招諭之仍抗命且執留二人不令返所調
集各土舍聞流言又重自疑畏不敢前於是黔國公沐紹勳雖
制於三司意不憚然世守土有急終自任當文定未至時卽督
所部先進以便宜榜示失職者先以冠帶給之俟破賊後奏請

承襲土官子弟咸感奮競進擊賊斬強渠十餘人朝文奔回武定紹勳因疏請勅授已方略獲便宜行事并貫各土舍罪有功許承襲作其敵愾之氣上報可賜勅獎勵紹勳無所牽掣益得發抒卽令瞿氏母子親寫夷書解散其衆安銓勢孤亦走還尋甸官軍伺賊退始敢出城設空營以逐之瞿氏與昭率衆自省城回武定蠻民相顧驚喜曰我主故在也咸投鳳昭降朝文計窮乃東奔絕普渡而走士兵追敗之朝文仍與安銓合圍副使張峩於木密修撰楊慎成滇日擊其事憤大吏之畏縮縱賊以殃民也乃爲惡氛行云金碧山前惡氛起賊馬來飲滇池水城

西放火銀漢紅炎燄城頭高十里兩重日暈圍白虹萬家仰首呼蒼穹相顧慘然無顏色嗚呼命寄須臾中賊徒渾幾個枕戈臨水臥我軍屯北門分明不敢過土酋脅盟來索官城上無言騎堞看父老倉忙雙泣泗細說去冬尋甸事絃急柱促柄倒持首禍今朝竟何自堂堂之陣誰士兵喁喁公等皆儒生賊來不敢令出哨賊去俱解擡空營豈無雄武士奮身思一決咫尺轅門不敢前怒髮衝冠氣填咽况聞千金逐日費連月公儲已傾竭土官抄掠盡村園升天無梯地無穴熙皞閭閻踰百年太平官府真神仙紫微迢迢華蓋遠虛將敵扑威窮邊邊隅一日紛

海集
解瓦暗鳴變作擎拳者暗鳴擎拳兩奈何君不見建武年中任
校尉又不見開元年中張虔陀蓋安銓之亂由知府馬性魯繫
撻其妻所致也慎既爲詩傷之會賊困我於木密所我與慎同
鄉慎聞卽戎服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往援之合謀固守而紹
勳所部各土司兵亦至於是十二關副長官李弼鄧川土知州
阿國禎率鳳羽鄉尹巡檢上江嘴楊巡檢箭桿場字巡檢及他
土司兵俱會於木密戰城外慎率城內兵開門出夾攻之李弼
於馬上擒賊黨沙回者烏等尹巡檢亦攻李鎖飛李牙保等敗
之賊大潰朝文率家奴數人取道霑益走東川霑益營長輔祐

追斬朝文於湯郎箐而安銓衆猶盛據尋甸故巢列寨數十官
兵分哨夾攻之先後皆破乃併力攻拔其必古老巢銓奔東川
入芒部爲土舍祿慶所執其下阿志因斬以降生擒渠賊千餘
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男女千二百餘牛馬器械無算迨文定至
而賊已平矣字巡檢廷宣者字忠之後也字忠本商勝次子當
武定歸順時上以爲鄧川州箭桿場土巡檢至是字廷宣奮不
顧親從阿國禎討平安鳳之亂力戰功多人頗賢之論者謂是
役也微瞿氏母子之夷書賊不卽解省城必危微慎之戎服往
援木密亦危賊必復集滇禍不可遽解而先是巡按晉安郭楠

滇警
以疏乞宥慎下詔獄至是因上怒慎甚毋敢敘慎功文定既至但處置未盡事宜亦毋敢爲慎言於是臬朝文與銓首示諸夷籍其產家屬戍邊而瞿氏與昭招撫良善萬有七千出粟千石給濟復業救出被擄男婦五百餘口給親完聚撫散餘黨二萬餘武定人心自此安靖且夫土司非甘於亂也夷人愚而戀主番部謹於所事其積威之漸有由來矣彼其世嚴者沐氏耳中官撓沐氏之權而撫司從中牽率吏胥上下其手請襲非賄不行彼所貪者爵命既不可得則益以自棄至於罪大惡極然後大興師誅之軍民日困地方日壞惜空名之爵貽無窮之禍朝

廷非忍爲此由奸腐迂鄙之徒玩褻以濟其私至於斯極大學士楊一清本滇人也深悉其弊於是因鳳氏之亂慟切陳之沐紹勳亦以爲言雖得旨允行究不能革自是朝廷情媮封疆敗壞日甚一日其後迄於滇亾皆坐此弊昭既以平朝文功仍予土府職閔三年征蒙自嶠峨有功患疹卒於軍上加優卹賜銀百兩遣官致祭昭旣卒而瞿氏以母襲子官先是府印自洪武以來俱掌於土官正德間有司議以流官同知掌印於是土府權輕惟專巡捕徵糧而已瞿氏旣襲所轄四十七馬頭阿台等數請以印屬瞿氏吏部覆言係舊例宜如其請十六年瞿氏仍

掌土府印權復 皇然瞿氏頗善於撫馭自是守土盡職相安無事者數十年阿倫者朝文之養子也朝文既誅阿倫倖免雖蒙盪滌而梟獍之念猶未忘三十六年易門夷李向陽與土縣丞王一心作亂稱混天王以普文爲軍師構黨七千人分布四境潛與阿倫通然事猶未顯會小人構謀劫印歸索林乃以瞿氏自願請老舉索林自代上請索林既襲遂失事姑禮瞿氏大恚乃陰翼阿倫爲子挾其甥婿貴州水西土舍安國亨四川建昌土官鳳氏兵力謀奪索林以與阿倫不克乃令阿倫挾貲入京且疏自誣爲索林囚禁詣闕告之阿倫因更名鳳繼祖納級指

揮使誣稱受朝命已襲武定土府輿馬冠帶以歸揚揚得意也土人爭附之遂逐索林據其府索林抱印奔會理巡按官諭解之索林歸武定視事如故而復聽繼祖留瞿氏所於是婦姑隙益深索林因與總管鄭竑等謀誅繼祖事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行劫和曲祿勸等州縣殺傷調至土兵索林復抱印走雲南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鄭竑等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而貸繼祖責其自新愈虎而冠矣教宗慶接忭後請討繼祖不能克雲南土縣丞楊訓死之遂罷兵繼祖復潛赴會理招集亡命誘索林與講好新撫呂光洵因遣索林與鄭竑等回復業繼祖遂執

殺竝等七十人糾衆攻武定之新城臨安通判胡文顯督百戶
李鰲土舍王德隆來援至雞溪子隘遇伏鰲及德隆俱死自是
出掠富民羅次界東川營長阿科其婦翁也助之攻曲靖尋甸
諸府其勢大張光洵以繼祖刼殺自恣惡欲薰逼召同官諭之
曰賊祖贖亂國經往者務爲姑息以致諸夷倣倣漸不可長於
是奏請調各土司兵分路進剿先是兵備僉事張澤將尋甸兵
二千馳救新城道遇伏亦敗澤及千戶劉裕被執賊刼以求撫
澤不許因潛書趣光洵進兵毋以已爲念乃命分哨而進列陣
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

聲雷鉦百里之內原草爲赤光洵乃協於元戎參於臺史躬蒞
大軍親歷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闔帥闕如虓虎熊羆
十萬縱橫輻輳賊遁歸東山寨卽三臺山也官兵圍之兵鋒筍
束行陣篋密飛鳥不過螻蟻不通繼祖計窮乃攜澤及索林走
照姑澤終不爲求撫乃害澤官軍追之急乃由直勒渡過江依
阿科賊旣泳江入蜀衆謂賊旣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跡
可攻盍釋諸光洵力排羣議定策造舟羽檄星馳戒令速發憲
臣聳聽將士誓死金袍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趨姜堡而
巡按劉思問亦以狀聞乃詔雲南四川會兵討賊光洵招徠嚮

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運籌遙授警戒軍中將士翻
然抖擻介冑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
餘大呼追逐墜岩落澗者不算遂乘勝尾賊至會理寨又飛檄
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軍
先覺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毀賊營千餘間斬伐林箐一十三
處繇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攻不
容縵罅初繼祖之走東川也土官鳳氏與之通已而見滇蜀官
兵與祿紹先等兵皆會身背繼祖發卒七千來濟師繼祖益窮
賊帥者色遂斬繼祖赴紹先以降於是惡黨卞大才阿力趙

士傑等先後皆伏誅先是繼祖既與李向陽王一心通而姚安
土同知高欽及弟鈞亦與之首尾相應光洵甫至卽誅李向陽
至是姚縣土官高繼先縛欽鈞并斬王一心四兇既除諸夷膽
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謹迎山川草木蔚有佳
氣奏捷上聞飲至論功於是御史太和趙汝濂頌其功立碑於
點蒼山謂往者元江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遂使
旣喪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我公泄止申明國法誅
削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
三賊於祿納冬擒者索於新化州乙丑誅虧遮於尋甸昔之蜂

屯蝟集者既一掃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
寧無南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勳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
云然是役也史稱黔國公沐朝弼破賊巢三十餘而汝濂碑竟
未之著光洵字信卿浙之新昌人鳳氏既平於是武定同知鄧
世彥條二十事請改土設流奏記於光洵光洵據以入奏併請
將鳳索林免罪安置鳳思堯降授經歷事既允行而鄧世彥記
之云雲南古靡莫地自哀牢內附不常我國家混一區宇中國
其地赤子其人如武定設軍民府流同知佐焉因俗易政相忘
於治鳳氏守官樂土與國同休可也鳳英謀孽朝文煽亂索林

竊位釀禍逆祖再叛據城殺官奪印屢朝廷遠威大兵勦滅法
當誅族當道憫思堯稗年先逃省會冠帶之議改未決民彝聽
撫前訴激者諱者叱者吸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
不佞因籲眾悉造於庭曰巨賊殲餘黨附眾生矣若此者何居
咸仰天噓嗒不言悟曰勢重莫反當先之如改設何庭叩震地
日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彥亦惴惴自任若有真宰而不得
其朕夜草二十事胥此意也當道悉允行上其議於朝欽陞劉
公宗寅知府事添設推官譚君經建捕盜館於撒甸不變有日
降思堯聽襲經歷給莊田一百所莊戶以次編入圖籍不假之

巡捕不期月遐邇相目曰昔苦其五曰抄曰殺奪其妻不育其子驅之爲盜今樂其一日安爲是而有瘳也請言其瘳耕者食畜者羣行不必偶出入無禁屈者伸寡弱無凌暴父母妻子相聚見交賀曰而今後知流官之便於民也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改設行而甯謐亦勢也難乎其議矣此議生於人心陳以臆見謀於通判某知州某某等決於司道某公等主之者前院呂公光洵劉公思問今院陳公大賓劉公應賢也四公不自有其功歸之朝廷吁亦奚功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土治相安孰爲改設今日之功鳳氏積累之罪也罪罪

而功名焉二十事其侈說與以爲是而必行則俗惑於辨以爲非而必去則政敝於矯今種種之民訓行鄉約親親長甘食易服樂俗安居將至老死而不惑且知法之無所用也嗚呼星星之焰涓涓之流毋決防而易撲因勒二十事於石時隆慶元年十有一月也於時索林竄於七州阿找地其黨吳志才雞苴魯章段章相從世彥恐其日久集衆擁立過江爲禍不小也乃差總管鄭韶取回報云須銀二百餘兩贖乞官爲助因議動軍餉銀百兩助之卽送省城羈留養膳以絕禍端而分撥沒官莊田以安佃戶且革除土府所設總管曲覺遮古諸名目爲馬火

頭蓋土官專制設曲覺三人分管地方遮古三人管理莊田更資三人管理喇悞一應調遣各領步兵從征扯墨一人管六班快手管家十二人管莊田租穀皆頭目也籍土衙之勢索取夷民民畏之如虎甘為盜賊刼略以應其求盡歸於土府故土府亦藉頭目之為爪牙攫噬其勢益張而是時已立鄭韶為總管張順為曲覺不可復革因議割祿勸二十七馬與鄭韶和曲十馬與張順使分其勢而革遮古以下諸人則總管曲覺之勢益孤又選把事中身家忠實者四人立為二州提協督同總管曲覺分管地方彼無忌憚此必制之自是夷民知勢不得專制之

必易矣先是鳳繼祖時阿托以撒甸火頭立為總管阿色以無所管馬立為曲覺其補之阿遮土色者虛繳擺雞苴半果魯章皆以火頭為曲覺遮古大頭目而又有多的多陰龍老額烏改之屬雖已聽撫惟阿遮已經投見餘皆瞻顧不前因議仍許為馬火頭以安其心而僉新頭立村長設通事行賑濟禁報復免錢糧立學校移州府治增舖哨選民壯總二十事俱為改土歸流張設故土禍之革其議發自世彥因詳著之鳳思堯既襲經歷而夷人之赴府者必潛往拜謁思堯如主其父鳳歷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知府劉宗

寅遣諭之不聽三年鳳歷聚眾稱思堯知府夜襲郡城城中備嚴不能入退屯魯墟宗寅夜出兵砍其營賊潰追至馬刺山擒鳳歷伏誅鳳氏禍本謂永絕矣而萬曆三十五年復有鳳阿克之亂阿克者繼祖之從子也鳳氏絕時阿克徙於江外蓋四十餘年矣有鄭舉者阿克之馬頭也阿克馬頭四十八人惟鄭舉富於財陳典墨吏也以同知晉知府假廉訪禁舉舉置金魚腹饋典乃已已復收之如是再四舉惡其無厭陰畜異謀而管甸馬一龍馬化龍等侵奪諸夷有司不爲理諸夷咸怨舉乃乘此與鳳阿克號召諸夷反形具矣典心易之略不爲戒曰此夷虜

小醜何能爲已典以入賀赴省而阿克連江外士兵大舉入寇攻武定城中狂徒爲內應維時守城士皆統袴子傳白呼盧虛應故事城潰竟莫知賊入武定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男婦四百五十餘人俱執義死千戶梅應時等戰死十二月阿克擁推官白明通兵隨其後直抵省城竟無一卒迎戰明通至城下進公移請以典之冠帶印信給賊不許賊進圍城從北門遶西門而東分道四掠焚劫一空索印甚急許之乃去明日復來鎮撫不得已繼印與之始拔營歸武定立阿克爲知府陷元謀和曲祿勸諸城未一月破一府三州四縣雲南大震於是尋甸夷

滇繫
目大理保楊禮及夷婦海冲等盡叛明年正月賊破祿豐知縣
蘇夢陽死之六月合諸路兵進勦賊棄武定走克梯龍三藏已
復奔東川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送軍前餘黨鄭文鄭宗舜亦
就擒獲各州印信惟武定印竟失所在俘阿克等九人至京師
磔於市賊既平猶復勘定功次巡按鄧漢憤之乃疏於朝曰滇
之厭亂也久矣數十年間干戈數動反側時聞然或弄兵潢池
志在抄寇擾害邊鄙患匪剝膚未有如武定之禍之慘酷者時
變生不測人心震動尺籍皆虛防禦素懈犬羊雜種實繁有徒
攘臂一呼村寨皆應所至必克守無完郭躡蹠我郊關虔劉我

人民戕殺我命官甚且進逼會城縱火示威烟焰張天血流成
渠滇池盡赤而我嬰城固守恒擾失措索印則予索冠裳則予
賴其蠢爾無他大志旣飽所欲遂巡引退不然閤城之禍尚忍
言哉於是大理保起尋甸會川法憂諸賊響應東西士鮮完謀
人無固志而六詔兩地之間殆漫漫乎魚爛獸駭之勢矣推原
禍本則以貪酷有司激變於先乖張撫鎮玩寇於後數逢陽九
夫豈偶然旣援兵漸集釜魚几肉撲滅何難使當事者能稟薦
待罪誓師弔伐出生人於煨燼之餘而躋之衽席之上豈不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奈何不然也貪酷有司謂陳典乖張鎮撫

謂黔國公沐巖及巡撫陳用賓也時巖父右都督昌祚已老矣恨
敵與用賓比貽害滇南亦疏論失事狀而都司張名世殺平民
冒首功詔逮用賓及巖與名世陳典白明通祿勸知州黃榜元
謀知縣毛文彬俱下獄巖僅予除名用賓究亦釋用明政之不
綱若此鄧漢復爲武定變詩一章以刺之然滇志尚稱用賓有
雄略用兵如神平阿克功進都御史卒予諡廕祠之名宦其可
信乎阿克之叛也與尋甸東川諸酋陰相結大理保等旣同時
響應而祿哲亦遣兵助之賊旣敗走東川祿哲卽開門納賊要
挾重賂始縛送官軍時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始爲容忍而祿

哲愈驕寇抄日甚鄧漢疏請改東川歸滇轄事竟不行漢旋去
而安福周懋相按滇以武定尋甸爲雲南北門守備單弱恐亂
之復起也疏曰自安鳳殄滅改土設流不見兵革四十餘年邇
者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及嵩
豐而肩臂傷白骨撐野赤燧漫天內地之慘百年未有以其近
且不戒無備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
猝滇之遇警惟調土司號召難齊盜賊猖獗束手無計無練兵
故耳武定四十八馬近者得以文法羈束其餘分布江邊參錯
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險要可憑結好外夷互相倚恃克舉

之變實由於斯宜於環州虛仁設守備增兵五百外與會鹽聯絡內與郡城鼎峙武定雖復而無兵守與無城同宜增千兵鎮以遊擊節度三營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宜增兵五百以守備控之普渡河為東川咽喉省城要害以指揮提三百兵守之會城增兵與衛軍同練視武尋為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銷睥睨以安反側東川接壤武定在蜀為屬體之毛在滇為剝膚之害祿哲受叛賊重賄提兵相助尋甸再圍七州諸夷助兵久寇飽飫而歸豈復知法紀威靈哉今鄭文久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漸可結局而梟獍難馴睥睨猶在宜

合兩省之力擒首惡寘之法使江外羣夷弗敢復反然後沿江郡邑可安因條議兵食十事其言切至所防禦略為施設而祿哲竟至稽誅夫夷獯蒲蕞混處內地種類雖殊其椎髻侏儻弓弩剽掠刻契號召不殊彼實逼處我郊垆芟夷既久服習漸深然其戀戀故主之心老死傳子孫何嘗一日忘哉加之管甸通火視為利窟指一科十魚肉弗厭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產倍索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摭詞不才有司上下其手彼畏城市如陷井見差役卽魂銷宿怨深怒鬱結而不可解矣一夫疾呼諸蠻響應其勢然也阿克旣平越十餘年而鳳阿歹復作亂

是時通遭末造疆事日非天啟二年霑益土婦設科及土目補
鮐奈科李賢期曲等畔陷各堡衛而阿歹與夷目張世臣糾小
東川賊千餘攻他頗補知二堡陷之進攻武定知府胡其慥竭
力捍禦抗章請救巡撫沈懋炳以便宜起參將李思忠援武定
走世臣而東川酋亦反與霑撒賊合陷城邑沒官軍勢張甚已
而新撫閔洪學至漸次恢復世臣詐乞降陽許之而以守備金
爲貴駐倘甸李瑗駐補知四年七月李瑗等襲張世臣於他頗
斬之阿歹與其黨阿倉降亂始平阿歹旋死其婦奢卓東川法
戛之女也贅於江外魯雞爲夫自稱土舍翦滅鳳族肆行苛虐

數十年來夷民受害滋甚康熙四年知州彭蠡以聞命左鎮沈
應時勦之卓逃匿東川母家乃分武定尋甸兵戍撒甸七年索
之急其母家始縛卓夫魯雞及婢僞爲卓以獻逆藩據滇卓復
竊入撒甸雄制諸馬二十年吳逆蕩平始遵化夫卓一夷婦藉
鳳氏之餘威其夫係後贅并非鳳氏裔猶能煽脅諸種抗顏行
者十餘年究不能予以法矧鳳氏存日文何如耶鳳阿愛者奢
卓女蓋贅魯雞之所生也冒姓鳳已嫁貴州普安龍天祐爲妻
矣會奢卓死阿愛假奔喪爲名逃歸踞撒甸不回普安天祐死
私招常應運爲夫應運者馬龍之夷酋也應運最狡非如魯雞

之甘代妻就縛者遂冒鳳裔雄制諸夷未及三載阿愛死遺子
鳳如松應運旋娶陸氏遂復姓常生子曰常守嗣應運踞撒甸
與慕連土酋那德發構難仇殺無休時有奴某最驍悍與那酋
戰落崖攢鏢雨下接擲沒腰敵鏢既盡競以石投之糜爛而死
然那酋氣懾此奴亦已極矣應運每出遊從夷姬數十戎裝騎
馭縱轡山岡圍獵酣飲夷姬遠坐抗喉而歌其徒連臂踏脚與
歌相和所過村寨雞犬一空然夷民愚而戀主本非其主猶愛
其似者而奉之雖虐之至死終不肯叛而是時疏節鬪目漏於
吞舟雖以常酋恣肆弄兵不過檄逐之而已五十四年冬知州

李廷宰委吏目史道隆把總趙某進撒甸逐應運猶支吾逗留
明年正月初六日廷宰因親往逐之應運聞廷宰來卽於初五
日棄鳳如松而挾妻陸氏及幼子潛遁廷宰諭二十四馬火頭
宣布威令偵應運潛匿數十里山箐卽領兵追捕四散無影夷
民喜應運之去如釋重負矣火頭魯甫阿俄等請於廷宰願歸
流官治無二心且自詭能捕應運獻於是改馬爲甲分歸仁向
化懷德慕義四里立甲頭統之而遞如松於馬龍廷宰大喜謂
往者入撒甸衆夷長矛勁弩相迎今那酋已平追取牛羊牲畜
散給各馬常酋已逐二患根株悉斷庶自是帖然也乃爲詩曰

重來不作往時看向化傾心比戶安麥綠正逢新雨潤人歸猶
帶舊刀瘢長矛勁弩銷藏盡夏稅秋糧次第完開府運籌威德
遠春風夷地起歌歡廷宰旣自喜雖他人亦以爲然已而應運
潛入絞平之樹機不時出沒五十七年正月復入撒甸誘脅數
千人攻卓千馬已逼杉松營距城四十里時變起倉卒城中固
不知也營卒俱離營耕山無環甲者有塘卒婦某見事急挾大
鈔金鳴於山頭若集大眾狀賊疑有備遽退走是役也微此婦
幾陷州城廷宰憤極報於總督蔣陳錫巡撫甘國璧提督張谷
貞發曲靖尋霑武定三路兵會勦之以武定守楊天眷督運監

其軍時武定參將戴坤率師與曲尋二師俱會於撒甸行次鷓
鴒河不進廷宰以詩趣之云鷓鴒河畔擁貔貅春柳山花忽變
秋月照寶刀橫壯氣兵談虎帳出奇謀三軍行過仍雞犬一令
傳來動岳邱血濺平蕪酋首落昨宵東望墮旄頭蓋諷之也坤
得詩始進撒甸與二鎮師會廷宰復寄詩云春深荒甸集天師
大府監軍夜共馳火照連營兵正合笳吹二月鬢成絲天神妙
算今優日大樹威名再見時開府運籌勞指授願將決勝報如
期坤等得詩始進次樹機而應運已過江遁入東川迄漏誅迨
至五月應運自死川弁馘其首傳於雲南撒甸平若使應運自

杉松甫退時營將肯捲甲直趨之其烏合之衆必驚竄可以坐縛何至勞二鎮會師既失之矣至二鎮師行猶復彼此瞻望逗留使賊從容奔逸甚哉武防之不足恃也撒甸既平大府以其地遼遠距州治二日程居夷地正中登高而呼四面雲集與東川止隔一水江深箐險夷情叵測出沒靡常進則扼撒甸肆掠退則過江潛匿曾不見影故賊每據以爲資而戍卒往往昵賊不足專恃於是陳錫議於其地增兵弁疏上甫報可而應運已平再疏請武定撒甸戍兵各三百彼此均備事既施行而甘國璧奏請設同知分理兼立義館教養並施自是撒甸得文武官

駐防不復生亂矣夫非以制馭得宜耶應運授首後陸氏亦死諸夷遂散田土悉入官分給夷民以如松送京師而守嗣甫數齡爲其奴某所竄竟不能獲會捕之急某匿守嗣於山箐採芋橡哺之必用夷禮跪進事如主稍寬輒呼其侶與俱來所散黨漸漸復仍踞故業陰相往來長吏頗知之然不能問會雍正間征烏蒙法戛長吏募土兵助勦而土兵惟鳳氏所統與那酋爭戰久最練且強武定參府南天章調得守嗣故在也招某至曰吾知汝主在汝毋欺吾吾能出汝主必不汝欺幸此時征法戛募土兵汝能出幾何兵助勦幸有功吾當爲汝請上官奏報賞

汝主罪復故業於汝何如其以汝主來某諾之然不敢以守嗣
出恐誘而誅之計以其子六斤代如誅可免吾主不誅而得功
吾主可故出遂以六斤見天章不辨爲非守嗣也天章乃挾之
歸某大喜自詭以五百兵從果如約某最勁健騎烏騅挾長鏢
直入賊巢官軍乘之遂平賊是役也常氏土兵功最天章大喜
遂以守嗣謁憲府諸轅給執照仍居撒甸出家財爲官建撒城
營署復爲盤石矣守嗣知讀書應童子科旋補諸生土人稱爲
常土司不復名鳳氏而鳳如松至都亦賞罪近時聞尚存云
師範曰鳳氏凡五叛而滇之元氣盡失雖夷性難馴然亦撫

之者素無其道也陳典白明通么磨小人無足深責用賓以
雄駿自負乃憑城縋印手足莫措豈禍果生於無備歟而鳳
孽餘氛直至 本朝自就殄滅蓋亦有天哉至內地土司之
向學者首推麗江木氏公青增俱有詩集流播中州雖亦負
隅自大然守邊固圉極著忠誠獨禁土人讀書且沮建文廟
是所不解者雍正間以被訐降通判姚州高氏有字雪君名
裔映者雄才卓識博綜典籍所著錄十餘種直出三木之上
其孫獲罪遷江南蒙化左氏與流官錯處恪守職業建城立
學率多善政明季屢有盡節者三百年科甲綿延昨壬戌進

士左子章照亦其裔也茲述鳳氏始末並紀之使現襲土職者知所勸懲則裁與降之說夫亦可徐徐議之矣

明讓皇帝遜國記略

建文名允熒明太祖之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太祖崩以皇太孫卽位改元建文諸王皆以叔父行據方鎮元年七月燕王棣舉兵反五年燕兵犯京師至金川門谷王穗啓門納之須臾宮中火起皇后馬氏崩帝倉卒間忽內臣昇一篋至且述高帝遺命曰後有急卽出此啓之得度牒三日應文應賢應能僧服如之於是帝及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

爲道人從宮中隧道出期從亡諸臣史仲彬郭節馮灌廖平金焦黃直程亨梁良玉王資等自秦淮水關出諸臣稱帝曰大師云師至鎮江會於史仲彬家至襄陽主廖平家遂行明年乃永樂元年師入滇居永嘉寺惟應賢應能及程濟從二年師去滇入蜀又入楚入吳至史仲彬家一宿入天台三年復入蜀郭節黃直迎居於大竹縣之善慶里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明日去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無跡是年師結菴於白龍山六年師在白龍山金焦郭節黃直來七年去滇入蜀居善慶里八年三月還白龍山在菴憔悴夏月患痢不能出山

覓膳適史仲彬借程亭郭節訪至相對大慟各獻方物仲彬獨
豐留一月彬請行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其子之年歲能
幹欲爲官否彬對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始行主臣慟哭失
聲七月師避偵者他去九年有司毀白龍山之菴是年應賢應
能更結菴於浪穹師居之十年師在浪穹三月應能卒四月應
賢卒十一月馮灌黃直來十一年師南行至蠻甸十二年師在
浪穹十三年師去滇入衡山還至馮灌家不遇歸值灌及黃直
於途俱病師留視之二人卒葬之乃還十四年師在浪穹十五
年別築室於鶴慶山中史仲彬來白龍舊處菴毀問僧徒不知

何之史私泣曰彬不遠萬里來得見一面死且瞑目不則得一
音耗歸家亦安凡值寺觀靡不拜禱尋歷數郡幾兩月餘一日
在鶴慶忽遇一比邱指引乃得至師處留一月歸郭節之弟子
了空來云節已卒十六年師至黔來往於鎮西廣順之間十七
年在黔十八年入蜀登峨嵋十九年去蜀入粵十一月還鶴慶
二十一年去滇入楚二十二年入吳遇史仲彬因至其家二十
三年太宗崩仁宗立明年爲洪熙元年師渡海登普陀巖遂還
鶴慶仁宗崩宣宗立師憮然曰吾其免夫時出亡二十五年矣
涉歷遍天下恆以滇爲家先是太宗永樂八年使給事中胡濙

劉傑御史史濡工部尚書嚴震太監鄭和假他事往來南中物
色之一日震忽遇師於清水關道上相持而哭師曰何以處我
對曰上自行臣計之熟矣是夕震至驛亭自縊死是時偵者頻
至師作四愁詩以自傷最後命淡駐湖南偵師凡七載始報命
太宗夜召入寢殿問狀淡對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
無能爲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聖德在彼獲終餘年
太宗領之自後遂罷四出之使者宣德元年師在鶴慶使程濟
往河南視王資金焦未至而資焦卒二年師在鶴慶八月麓川
寇至師去滇三年在道聞史仲彬獄死哭之五月從西陵入陝

十月至漢中四年五月還浪穹菴毀仍還鶴慶五年師在浪穹
爲文哭從亡諸臣之死者且命程濟各爲之傳藏山巖中六年
二月師去滇歷秦蜀楚吳越踰嶺至桂林凡六年而後還是年
宣宗崩英宗立明年爲正統元年師欲東歸年六十有二矣遜
國初爲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觀佛書疏楞嚴法華署日文和尚
又二年蓄髮爲道士講老莊又七年復爲僧又二年復蓄髮爲
道士未幾又爲僧時從亡諸臣略盡師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
不食故有東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止三年師有主庵之弟
子應知遁去師慮迹露與程濟急行入粵西居橫州之山寺四

年濟請師還滇不許五年復入黔至貴州之金筑司題詩羅永
菴之壁上曾有同寓僧竊詩詣思恩土知州岑瑛所自詐言是
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諸僧俱逮遂及師時程濟已九十餘髮
盡白負橐以從九月師至北京御史鞠他僧坐誣妄論斬莫宗
使舊時中官吳亮來視師言亮常舐食子鵝肉事亮伏地哭不
能仰視歸而自縊或曰吳誠非亮也詔迎師入大內帝在滇常
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羅永菴壁云風塵一夕忽南

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
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
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迴北
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輩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
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命程濟作圃因作歌曰菜色青兮菜
根辛兮菜兮菜兮似予情兮又有澹菜歌云老菜根老菜根名
固賤用何尊種鋤和尚走灌溉道人奔長雖新地力成實舊天
恩休厭淡莫嫌村嚼來滋味勝雞豚虧他日日飽黃昏聊將性
命存師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師範曰建文以仁柔之性繼承大統彼燕至尊居叔父躬隨太祖定天下其不甘爲之屈者情也又勢也乃謀國諸君子不能制之以威力更不能結之以公誠挑釁構兵遂以五年共主毀形易服遁之邊荒者迄四十載僅得歸老宮中此其事大爲可憫矣使當日金川門旣破果整朝儀抱高皇帝木主據正殿以待之燕王雖雄猜其將親行弑逆乎抑先廢之而徐圖之乎錢蒙叟潘次耕力詆致身錄之誣而謂帝實死于焚夫帝姪也固君也王叔也乃臣也逼而焚與逼而逃其

爲篡一耳倘二公得至滇目覩遺跡當必返其初說也後英宗北狩還轅復辟或亦奉迎老佛之一善有以致之歟予詠建文有句云成王已被周公逐叔父空將孺子呼于爾時情事尙未失實云

安南陪臣武文淵陳狀

嘉靖十六年交趾叛臣莫登庸逐其主黎氏交人告急朝命滇進師討之時蒙自縣境外卽交趾陪臣武文淵地所轄名交崗三堂移文交崗查勘交趾叛逆原由文淵回文云安南國威勇推忠功臣特進輔國上將軍行宣光都總使司總兵慶陽侯武

文淵謹具陳狀爲查勘事嘉靖十六年三月下旬文淵奉見天朝臨安府大官帖文一道查勘安南篡逆事由仍示文淵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不勝喜懼恭惟皇帝爺爺陛下尊居九五位正南方體天地之心正綱常之道故大官有是帖也文淵敢不悉陳彼登庸者海濱之子祖父以捕魚並弟莫掀前國王黎暲錄而用之國王去世國人立黎椅爲王年號光紹登庸潛謀不軌逐而鳩之復立光紹弟黎椿爲王未五年又殺之暴王母於館外篡其位僞號明德未三年兄弟相爭殺弟莫掀傳子登瀛改號大正凡八年退於海濱登瀛居龍編城篡位殺主事蓋

如此本國忠義舊如鄭維駿保護光紹之子黎櫻據清化城鄭曉據太原路阮淦據義安路阮仁連據廣南路義存故主各提兵濟難職此故也伏乞大官體朝廷德意奉詞伐罪備將前項事由陳奏亦安南福也至於山川道路難易若右龍關至歸化府五百里山路崎嶇歸化至龍編城路頗平坦諒山衛至龍編六百里俱大路安南府至龍編一千里崎嶇難行安邦海洋水道難渡道里悉在天朝版圖不必再言惟忿登庸父子之奸浮於莽惡南土人民殆甚秦苛文淵祇承本國出領宣光深有益於天朝恭惟皇帝爺爺陛下德廣亨屯量宏極渙奮武周伐罪

之舉嚴人臣篡弒之誅文淵求以報國願爲鄉導勦除逆庸正名分之乖違救主民之塗炭內安外撫遐邇共仰於德威大畏小懷蠻貊均霑於德教謹具狀陳伏惟照鑒

征安南紀略

安南於唐虞爲南交明都於周爲越裳古稱五嶺爲服領乃越之領而安南乃越之裳漢唐五季皆屬內地至宋遂與雲南共棄之明永樂初平安南安遠侯柳襄愍公升與英國張輔黔國沐晟三人功爲最嘉靖中莫登庸之亂襄愍公之六世孫武襄公珣佩征夷將軍印討之降登庸里老至今猶能道其事安南

貢使來必由安慶謁行臺其使多阮姓必謁城外阮氏祠其人多清秀如中國乾隆戊申六月其國亂國主出亡眷屬及大臣內奔投於粵西粵撫孫公永清以聞而粵督後封公爵孫公士毅在潮聞訊亦馳往南甯 上命滇與粵會討孫公總師提鎮以下皆受節制而滇師爲之聲援於是滇督富綱督師舍於開化時倉猝命下但傳安南亂究不悉其亂之所自起適安南奔內之臣有自粵西由開化返其國者富公召而訊之乃具陳致亂之原委其言曰安南之亂起於輔政舊有左右輔政職如元帥左輔政阮氏右輔政鄭氏皆世官而左輔政總理國事權尤

重於鄭世爲婚姻後阮輔政年老子幼臨終以左輔政職事託其婿鄭阿保代理阿保利之不念還其妻阮氏乃阮輔政長女窺其意乃密白國王黎王謂吾弟已長乞以輔政還其弟時黎王偏向阿保聞言怒卽將輔政事盡給阿保自是止一輔政無左右牽制而出阿保之妻及其弟於廣南順元弟卽阮輔政之子也居順元號爲廣南王自此阮鄭兩家世相仇攻殺不休然廣南順元雖失輔政外遷而按年進貢納獻黎王直到於今二百餘載矣景興王黎維禘卽位其輔政者鄭棟景興王疲軟昏庸不理國政兵馬錢糧歸鄭棟卽王印亦由收管專權甚有篡

位之心乾隆五十年景興王病鄭棟殺其世子將立景興王之弟翁皇司黎維謹接位安南諸臣不服鄭棟內計景興王死吾卽代然忌廣南世仇先滅之可無後患會廣南王所屬西山土酋阮岳阮惠兄弟桀黠甚鄭棟誘與共滅廣南王卽以其地界之岳心銜鄭棟然乘此機得兩獲陽白廣南王請領兵討鄭棟中其所欲卽許之廣南王以兵與阮岳岳卽與鄭棟合殺廣南王滿門皆滅阮岳遂據廣南鄭棟以其地在窮海守爲難姑任之獨回黎京時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也自此阮岳兄弟資廣南招兵買馬益強盛奪佔富春自立爲泰德王鄭棟在黎京聞之

亦自立爲鄭靖王兩並抗景興王無如之何也靖王有二子長
鄭宗次鄭幹靖王獨愛幹欲立之會其病乃囑輝郡公黃廷璵
輔幹總理國事號爲鄭都王靖王死而幹立宗不服糾衆攻都
王都王見勢敗同輝郡公商酌讓位與鄭宗號爲瑞南王然瑞
南王在黎京欺主弄權益甚衆官無不怨恨瑞南王知衆怒恐
幹或與黃廷璵乘之爲變遂殺廷璵有貢整者廷璵所屬也怨
鄭宗殺其主誓報仇投往廣南阮岳謀誅鄭宗阮岳兄弟因其
爲鄭氏家人疑之不肯用後因從阮惠協力奪占城池從此相
信乃同謀領兵到黎京攻殺鄭宗滅其家黎王見阮氏兄弟殺

鄭宗除後患大喜念無以酬功留阮惠住黎以女妻之阮岳自
怒徑回廣南五十二年七月黎王崩嗣孫黎維和立號稱昭通
王阮惠在黎京盜去象馬金銀等物於八月中同妻小回廣南
昭通王聞之卽差貢整奪回象五十阮惠到廣南又被阮岳搶
去馬匹等物從此兄弟不睦阮惠別居富春壘造城圍差其將
節制阮任領兵攻黎京黎京因國廢民殘無糧草準備再被攻
遂破貢整戰死昭通王奔山南其餘黎氏子孫眷屬不知去向
阮任遂據黎城城內人民俱已逃散各鎮守府州縣逃者逃降
者降阮任卽派其黨分守要口亦有謀篡之心而翁皇司黎維

謹現降賊受崇讓公之封矣景興王有三十八子均平常昭通王爲長子次子維袖被賊獲解黎京其叔維謹因昭通王曾殺其庶子三爲此報仇唆使阮賊殺維袖三弟維祗逃匿保樂州波蓬廠有昭通王眷屬約二百餘人避難武岩縣五十三年四月中阮惠領兵數萬復到黎京夥黨多人倚作聲勢假意說阮任欺主乃斬任差人請嗣君復位嗣君卽昭通王也知其心懷叵測又殺弟維袖不肯出黎京臣民亦不服惠不敢住黎京拆毀城內宮室廟宇磚石木料摻括婦女財物從水路搬運回富春只留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三千人守黎京安南有三十八

府五十六州一百一十八縣投降阮賊者甚多惟有宣光興化未降此時黎王眷屬人等自黎京失散要往廣西地方走到粵西接壤內地沿河喊叫救命賊見官兵方纔退回老幼眷口涉水渡河保全性命其詞如此又粵撫咨開安南國王嗣孫眷屬隨從夷目花名冊云阮氏玉素係黎維禱之母也阮氏玉端係黎維禱之妻也黎維詮三歲係黎維禱之子也其有職男子六人阮輝宿阮國棟阮廷枚不是阮岳一家黃益曉范廷權黎佃不是黎王一家有位婦女六口阮氏康阮氏推阮氏才阮氏緣阮氏玖阮氏青隨僕童三十六名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富公與提督烏公大經

以兵八千往初元時征安南以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
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然彼由廣西起抵安南近今雲南距之遠乃設二十
五臺站運糧四萬石運夫二萬名馬二千匹牛二千頭每臺運
夫四百名兵丁計名馬十匹餘夫餘馬以備應接往來設臺自
馬白關起至宣光鎮止共二十臺計程一千一百里馬白屬開
化爲內地乃開化司馬所治出關二十里至達號寨有小河一
道名兇河卽交阯界矣達號三十里至都龍有都龍銅廠都龍
五十里至箐口崎嶇險要過溪四箐口三十里至南溫河過溪

三無村落南溫河四十里至竹瓦房過溪四路崎嶇竹瓦房五
十里至清水河路崎嶇過溪四上坡西清水河六十里至安邊
過溪六不用弔橋大坡一安邊過渡七十里至富靈社路險平
不一無村落富靈社七十里至泐油崎嶇平坦不一無村落泐
油八十里至外巧崎嶇險要過溪二十二石坡二土坡三無村
落泐巧八十里至平衡崎嶇平坦不一過溪四平衡八十里至
麻嶺過溪四無村落廊嶺八十里至大蠻州過賀良社賀良社
六十里至賀良下畔賀良下畔至福安縣冗律八十里冗律過
大河至雄異總上畔七十里雄異總上畔至下畔七十里異總

下畔至宣光鎮八十里宣光鎮至黎城尚有八日程其地平坦
過渡潘河與紅毛國交口大河二道故自馬白關至安邊二百
九十里自安邊至大蠻州四百五十里自大蠻州至宣光三百
六十里總計一千一百里先是十月二十八日督師孫率廣西
提督許世亨出鎮南關由諒山進十一月十三日敗賊於壽昌
江十五日抵市球賊阻富良江進攻之賊大潰二十日入黎京
定嗣孫維祁位蓋滇師進站時而安南已平定矣會有班師之
令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撤臺回滇

按滇師所以直進無阻者由黃文通爲之開路也文通爲黎

氏臣忠於黎氏阮之亂黎國人多叛從阮文通獨爲黎氏守
會大兵南征文通因爲滇師開路千餘里師行衽席粵師之
覆滇師獨得振旅歸非黃文通之功乎明嘉靖時莫登庸亂
黎武文淵爲黎守事正與黃文通類時汪文盛撫滇詞得之
招文淵且爲之請於朝賜文淵父子一門冠帶文淵盡力進
地圖自爲嚮導以進兵請滇出師屯蓮花灘以潰其腹心於
是登庸懼泥首聽命卒存黎氏賞行於粵謀出於滇封疆大
臣實心爲封疆任事如汪公者不令人曠世相感乎惜乎文
通不遇汪公不能如武文淵得以遂其前志存黎氏黎亡而

文通父子被誘見殺全家盡覆爲中國宣力而莫之省憂不亦哀乎凡封疆有事須稽考古來之前迹與近代之成案謀乃出於萬全制馭蠻荒乃得其勝算莫盛而黎微宜扶黎以分莫之勢厥後黎強而莫弱又存莫不許其并吞兩存而俱利卽兩敵而相防蠻人之黨旣離不得不各爲我邊守以獻媚效功莫與黎之往事前人旣已行之而今阮與黎又豈異乎故制蠻之道使兩家互牽制不使勢歸於一家此皆在成案中未有檢而察之者耳

從征安南記

漢唐用兵安南皆由廣東進宋由廣西其由雲南始自元初世祖爲太弟時平大理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憲宗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次交趾境遣徹徹都等分道並進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兀良合台倍道進其子阿木殿後而以徹徹都爲先鋒連戰敗之遂入其國國王陳日昷竄海島元人屠其城居九日班師八年日昷傳國於光曷會元以諸王不花鎮雲南光曷因之以納款時世祖已卽位中統二年封光曷爲安南國王蓋元初伐雲南破占城路由雲南時兩廣屬宋宋尚存自安南受封後使傳之通止由善闡黎花往來至元十三年元平

海繫
宋天下歸一十五年勅使臣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
二十二年元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取道安南安南逆命遂移兵
以攻之入其國日烜遁去而唐兀解唆都等亦自占城進共入
安南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因與鎮南王軍合進至膠海口
終不得日烜乃還師二十三年再大舉南伐日烜復棄城走六
月以湖南宣慰使言即日下詔止軍二十四年復征安南二十
五年日烜復走入海不可得仍引還時徵雲南兵六千命愛魯
引其兵還雲南然元人四次用兵於安南其始也兀良合台由
雲南征之未知所由之路其卽今師行之路否也其所謂抵安

南京北洮江上今蒙自蓮花江之下流卽洮江則是亦由斯路
矣明時占城尚與雲南連界後爲黎氏所并則是二次之征安
南大軍雖自廣西唆都等兵仍由雲南進蓋與明初之征安南
主以英國輔以黔國相似也黔國之始征也自雲南至白鶴則
今白鶴社也其繼征也敗於生厥江宣德二年黔國軍至水尾
造船將進聞王通與賊議和引退爲賊所乘大敗英國四征安
南皆會黔國行黔國進兵大抵卽今所行者然據元明之地而
稽之於今尚不能盡得况漢唐所舉之地名古蹟歷年已久且
淪爲異域垂七八百年不槩付之茫茫哉竊念前明之代安南

歸中國者十九年使不致再陷俾得從容宦遊豈不甚幸惜乎
班師之後仍爲外區也風土之異物產之奇昔以爲秦徙餘民
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菓樓樹宿負郭連山榛棘蒲蕩
勝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沈綿塗於海表顧九嶺而彌
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者誠有然矣至威驩以南
麇麇滿岡鳴咆命疇警嘯野孔雀飛翔蔽日彌山松原以西
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峯不踰仞
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於其南若其林棘荒蔓榛梗冥鬱
藤盤篲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烟澂桂父栖居服之

得道時禽異羽翺翔間關鷓鴣比翼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
自呼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者亦無處無之其白田白
穀赤田赤穀稻稅再熟縣貢八蠶文狼之人越駱之鼓安陽之
駑象浦之標馬首之魚左飛之虎蝕船蟲細站渚鷺沈想馬新
息之威靈追檀雲杜之武烈以今證昔古之人古之人真不可
及乎昔豫章俞益期性剛直與韓康伯書云惟檳榔樹最南遊
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以悅長者之目令人恨深今親
睹象馬之軍閱歷珍奇之藪固已飽聞而厭見之因爲此記以
示於閭門諸公庶比於圖寫檳榔而不遺俞益期之餘恨者也

白古外紀

白古一曰百古扼諸番之會商舶合轉故國富饒其民沿海而居駕筏蓋屋閭巷相通人煙連接遠望幾如城市不知其爲浮家泛宅也其屋蓋以椰葉堅厚如瓦颶不能飄或他徙起楫而行騰波入雲拔宅上升無茲快縱擇佳處相聯下碇仍復比棟交甍土極沃肥倍於他壤收穫常豐然其俗聚族筏居仰商賈之利已饒給不事耕故沃土成爲曠土近時滇人買緬有至其地者則頗多村居見滇客則驚喜曰吾老家人也延至其家飲食之中聞有老家人至各相招其饌黃髮垂髫爭以得見老

家人爲樂問其所以至此則曰傳之故老皆曰吾輩數千人從桂家至此見地曠無居人分散居之此間樂不復思老家然見老家人來輒相愛留數日始聽客去他客至亦如是滇人因知白古有桂家桂家昔無聞自緬役之興滇人爭傳桂家敏家故永明入緬所遺種也桂家宮裏雁爲緬所追謀內附赴孟連旋應周某招赴石牛廠置其妻囊占及男婦千餘人於孟連孟連土司刀派春索其畜產二女皆予之并及囊占囊占怒殺派春一家三十餘口火其居而奔緬甸宮裏雁不知也永昌守楊重穀欲以獲賊爲功誘宮裏雁送省誅之於是緬蠻開騷動天下

則囊占之爲也顧我軍敗時緬追正急囊占忽出截緬緬始退
囊占語漢兵曰我囊占也先夫見害我乃與漢爲仇今大喪師
汝朔殘猶追之不已我心不忍故截退緬使汝輩得生歸歸語
漢人知囊占以一女子雪恨報仇滅刃某全家招動木邦木梳
以擾邊界使漢人疲於奔命若使漢不害我夫何至小夷跳梁
若此言畢拔淚揮其隊而去不復見宮裏雁死桂家盡散而其
族在自古者甚多如蜂筑之雄於葫蘆自古地方大二千里而
至於海蓋海滄之國也坤輿全圖註自古與緬甸並亦不小矣
夫距徼外極遠比於風災鬼難之域何以有桂家耶說者謂當

日咒水杯殘蠻兇突發諸臣遭難桂家乘閒得脫遠竄於自古
而君之猶楚叔熊之逃難於濮而蠻也辦桂家者但取能了事
謂已殪戎而桂家乃故在史稱周王子孫流入暹羅者八十人
其卽桂家也歟夫曰八十人計其隨從必且數千從容南行至
於暹羅而無所阻卽厥徒之桂家與敏家出入內地外地間亦
縱橫自如想咒水設機時酋有擅客奪主之恐但一分散卽無
憂非必欲盡殲之故任其與從亡之衆俱遠去迨檄來取索假
貌似者以塞之主是役者恐遠行日久跡或露故以縊聞究不
傳有家墓是可疑也緬城爲大金沙江所經其下爲暹羅又下

海東
為白古桂家君白古久落於蠻如山海經所載驩頭羽民之國
俱居大荒赤水入海閒原不足詫桂家所遺宮裏雁種及敏家
如伏波所遺之馬留人諸葛所遺之諸葛村而桂家至以數百
人扼天生橋距緬兵數萬敏家且破阿瓦而走死其君荒外事
之奇奇怪怪不可以常情常理測每每如此

師範曰浮家泛宅內地恆有之然皆小漁艇耳惟湖南木筏
其長竟洲上建屋成衢巷且開菜地白古民盡筏居由材木
易取故爭爲之浮海必以筏巨筏亦曰槎能鎮大風浪子欲
乘桴以無所取材而止山東本無此巨木故浮海之桴難成

木客乘桴止圖販木又無向若之思每嘆白古筏居者之遊
行自如由於取材之易聖賢多質言祖解之理自至過爲深
索不幾反覆以欺其弟子耶○貌似塞責之說惜白石翁亦
未深考耳永明之縊俱有日月可証所云桂家者不過隨從
之屬非必桂王而後謂之桂家也若韓淮陰之與李贊皇其
後或爲韋士司或爲崖州獠人又當別論矣識者裁之丁卯
巧夕



